

火
红
的
战
旗



火 红 的 战 旗

沈阳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• 小 说 •

火红的战旗	竹青 聚之 (1)
党委决议	张洪舜 (14)
老实人	杨松亭 (32)
战斗的第十班	刘耀华 (40)
巡逻路上	林柏松 (52)
船 长	于延军 (60)
特别报告	王秉伦 (69)
立足点	张德学 朱亚南 (77)
正点发车	勇 征 (85)
一捆柴	红 新 (94)
映山红	勇征 史艺 (101)

• 散 文 •

乌兰哈达	刘兆林 (110)
战 友	徐海生 (119)
火云花	王忠华 (124)
第一组照片	鲍 红 (128)
风雪路上	钟爱群 (133)
新来的书记	志 华 (138)

• 报 告 文 学 •

大庆红旗映军营	龙宏山 (142)
换了人间	高玉宝 (160)
不信邪的人们	王照运 (174)
七十二天	晓 秋 (185)
继 红	王凤海 (197)

火红的战旗

竹青聚之

野营路上，七连接到团部通知：“明日宿营地点：青石峰。”看了这行字儿，乔连长兴奋地喊：“把旗打出来！”

一杆战旗，在队伍前头亮出来，呼啦啦一阵风响。路，都照红啦。

看着旗，乔连长想到了青石峰。当年，老团长金征是七连的兵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他烟里飞，火里闪，冲出一条路，把这杆战旗插上了青石峰。现在，老团长金征是县革委会主任。几年来，他带领群众，改变山区面貌，又把学大寨的红旗，插上了青石峰。最近，他们正铺建一条盘山路。

老团长金征，当年是怎样把战旗插上青石峰的？现在为什么能够继承战旗的光荣，把学大寨的红旗插上了青石峰？乔连长虽然调来不久，没见过金征，脑子里却打上了这个问号。眼下，连队就要到青石峰了，答案一定会在这里找到。这也正是对全连“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”的好机会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七连到达了深山区——青石峰。嗨，好大一座山哪！山峰，直钻到云朵里去了。主峰四周，连带着大小群山，象波浪一样铺展开去。最壮观、最惹人注意的，还是那条盘山路。它象一条大动脉，把这群山上下，远近村镇都连结起来。

七连进了村，刚宿营，乔连长便跟民兵小李，到公社革委会去找金征。

他俩沿着山路朝前走。只见小路拐弯处，垒着成排的青石板，一人来高，好象一垛垛墙壁。乔连长好奇地走上前，忽然看见有位老汉，正在一垛青石板背面干活。老汉光着膀子，宽阔结实的脊背滚着汗珠子。他正搬动着一块青石板。

小李告诉乔连长，这老汉就是他爹。

“李大爷！”乔连长叫了一声。那老汉猛一回身，乔连长这才看清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。他，两鬓已经斑白，胡须迎风飘动。古铜色脸膛上，透出豪爽、刚毅的神采。

乔连长问：“您，这是做啥哪？”

“这个吗？”李老汉嗓门比洪钟还要响亮，“你知道老金不？他，是县革委会主任。这不是，昨晚又没睡觉，凿了一宿青石板。老金都这么干，咱不快马加鞭还行？”

“金征！”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

“你们打这青石板干什么用？”乔连长问。

李老汉朝对面青石峰一指：“你看到那条盘山路没有？”接着，李老汉解释说：这条盘山路，把山区几个公社和县城连

成了一气，少绕几十里弯路。能够加强城乡交流，促进集体经济发展，方便群众，又有备战作用。最近，三个县交界处的黄土岭铁矿，已经开采，准备在月底开始向国家运送矿石。为了保证月底按时运走，金征带领群众，提前一个半月，铺好了盘山路。现在只差青石河上那座桥啦。这青石板，就是准备铺桥用的。

李老汉的话，把乔连长吸引住了。他又问：“金征同志那么忙，昨晚还干了个通宵？”

李老汉眉毛一扬：“同志，你是不了解他，这怪不得你。就说这条盘山路吧，开头是我们几个贫下中农提的建议，可是，老金听了建议，第二天就带两个干部来了。那天晌头，刚下过雨，他胳膊肘夹个雨衣，兜里揣着皮卷尺，就闯上山去了。掌灯时候，又下了阵冒烟大雨，河里水哇哇响，人还没回来。我琢磨，可别是有什么闪失，提了盏灯去找他们。走到山口，一看，有片灯光。细一打量，原来是老金他们把树枝插在地下，用雨衣搭个篷，就着手电光‘办公’呢。老金在小本上左一道右一道地划，雨珠子顺老金帽檐掉到小本上。那身上就更别提了，比落汤鸡强不了多少。我说：‘你们还不快回去！这样会冻出病来的。’老金咋回答的？他说：‘这样能治病！’你看看，有这样治病的？……”

乔连长问：“这条路什么时候动工的？”

李老汉说：“早先，就有开这条路的条件。可是，叫刘少奇一类骗子的‘群众落后论’黑风一刮，路没开成。县革委会成立后，金主任带着党委指示下来，发动了群众，开展了

革命大批判，跟咱并膀干，这青石峰才算翻了个身。你瞧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？”

乔连长放眼望去，对面青石峰的盘山路，好象一条彩带绕山飘舞。盘山路上端，一面学大寨的红旗，耀眼地迎风飘扬着。

乔连长真想马上看到金团长。他刚撒开一步，又被李老汉叫住了。

“你找他？”李老汉抽出巴掌长的一个旱烟袋，“我想叫他今个歇一天哩，他能歇住？怕是回县去了。昨晚公社开了个总结会，他说，县委要研究这个总结。”

听了这话，乔连长一怔。又惊讶，又失望。

突然，李老汉盯住乔连长背后的小李，说：“嘿，叫你照看他，睡宿囫囵觉，你——”

小李正要分辨什么，李老汉却朝青石板上——坐，把手朝小李一挥，然后回过头说：“在咱青石峰大队，哪个家庭学习班的炕头他没坐过，哪户贫下中农没喝过他挑的水？哪道梯田没留下他的脚印？拍石头、崩山、打路基，他哪一样不是干在头里？我叫大伙向他学习，他悄悄对我说：‘别这样，那只一年级小学生的板凳，我得坐到底呀。’有多少个月黑头，咱睡了，他醒着，坐在灯下，认真看书学习，总结群众学大寨的经验……”

“爹，听说他今天不走啦。”小李抽空赶紧插了一句。

“啊——”李老汉眼睛一亮。用那闪闪的目光，长久地搜索着山上山下。猛然，李老汉手臂一伸：“那不是他！”乔连长

顺着李老汉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，青石峰下的河边，满是架桥铺路的人。

“是他，是他！”李老汉显然看得很清楚。他抬起蓝布褂，往肩头一搭，说：“走！”

“等一等……”这喊声突然从他们背后传来。定睛一看，来人衣角飞动，呼呼带喘。

“李大伯，公社革委会叫……叫你快去。”

李老汉跟着那人匆匆走去。

二

乔连长随小李，直奔青石桥。离老远就看见宽阔的青石河两岸，立着两个桥墩，托着几条拱形桥梁，这便是未来的青石桥。它——是这条盘山路的咽喉要道！

桥台这边，有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头，横挡在路上。石头旁边，聚了一堆人，忽然一个魁伟高大的人闪出来。他把手里的十二磅铁锤一丢，提起撬杠喊：“快！”转眼间，几十根钢钎、棍棒凑到一处，那人“嗨”地大吼一声，石头便翻、滚、蹦、跳，呼隆隆滚进路边深沟。

小李说了声“就是他”，便跑上前叫：“老金，有人找你。”

那人把军上衣一披，提起那柄十二磅大锤走来了。两只大脚板，踩得路面的石蛋子咔嚓咔嚓响。腰带上，挂着一个不大显眼的烟口袋。这就是老团长金征。

金征看过团里开的一张字条，便和乔连长一同坐到附近

河边的土坎上。

乔连长仔细说明了七连这次来的目的，并且，兴致勃勃地提到刚才李老汉介绍的种种情况。不知怎的，金征一边听，一边皱起了眉头。他说：“七连的战旗，怎能说是我插上青石峰的？”说完，他又指着山顶那面学大寨的红旗说：“至于这杆旗，它确实标明了青石峰前进的脚步。但是……怎么看这个成绩，嗯？正是为这个，我昨晚可伤开脑筋喽。”

乔连长有点迷惑不解了：刚才，李老汉不是说他凿了一宿青石板吗？怎么是……

金征卷了根烟，说道：“昨晚，公社干部开总结会的时候，我也讲了一通。会后，我回到住处，准备好好睡上一觉，心里想着：党放在自己肩头上的这副担子，总算磕磕绊绊地挑过来了。心里高兴，躺了一会儿也没睡着。我披起衣裳，走到院心。忽然发现，山腰上有一盏风灯，闪闪放亮。这是谁？”

“我顺着小路走过去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李老汉！他正在凿青石板，干得真欢呀。这老汉向来不客气，见有人来，头也不转一下，粗声说：‘你在那晃来晃去干什么？伸伸手！’当！一柄铁锤落在我跟前。我袖子一卷就干起来。李老汉认出我，哈哈一笑，说我缺觉，赶我回去休息。我说：

‘不早啦，你也明天再弄吧。’李老汉指指青石河：‘你没看那座桥吗？要抓紧哪。我琢磨，要是运矿石的期限提前怎么办？在这关口上，咱可不能松了劲。’说完，李老汉又抡起大锤。我朝前一看，在远远的一垛青石堆后边，还有一帮小伙子，也在起劲地干哪！我的心头象发了山水，一股热流

衣裳去！’李老汉这才感到冷，转身往家走。过后，有人和他开玩笑：‘李大伯，年纪这么大了，咋还是那个虎劲？’李老汉把胸脯一拍，笑道：‘说我虎，我就虎，要把这股虎劲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！’

“铺路战斗打响的头一天，李老汉把那杆学大寨的红旗，从山顶扛下来。有人感到挺奇怪。李老汉把旗朝山坡上一插，说：‘这段路往高处铺一截，这旗再往上插一截。现在就插那么高，还咋前进？’大家听了都鼓掌。掌声中，李老汉第一个点起了开山炮……”

山峰上的云雾消散了，太阳升起来，照得青石峰金灿灿的。乔连长凝视着盘山路上端那杆学大寨的红旗，更觉得鲜亮夺目！

金征加重语气说道：“青石峰前进的车轮到底是谁推动的？实践做了有力的回答。正是李老汉他们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一步步把学大寨的红旗，插上了青石峰！和这些‘真正的英雄’相比，难道还能把眼睛盯在脚跟前的成绩上？我想，我在总结会上的发言，必须作新的补充：我要永远向人民群众学习，这才不会偏离毛主席和党指引的方向。想到这里，更睡不着了。我起身上山，和群众一起又凿开了青石板。我切身感到：李老汉他们不仅推动着青石峰的建设，而且，还推动着咱们‘冲锋不止’！”

听了金团长这些话，乔连长多么激动啊！忽然，他们背后传来喊声：“老——金！”

他们回身一看，李老汉迎着山风，迈着急健的步子，汗

淋淋地走来。他掏出一张字条，递过来说：“老金，这任务，可是火烧眉毛。”

原来，黄土岭通知青石峰公社，因紧急需要，调运矿石的日期大大提前：明晨务必送到县货运站。黄土岭方面正组织车马，傍晚以后，三个县的车马运输队，将从青石峰这条盘山路上通过。

金征看过那张字条，眯缝起眼睛，望着河面说：“这座青石桥，今天是用不上了。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，保证车辆通过。”他询问地望着李老汉，“怎么样？”

李老汉眼睛不离他的旱烟锅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只要大伙动手一齐干，青石桥下边这道便桥，准用得上。”

“对呀。”经李老汉这一点拨，金征心头顿时闪出一股亮道，“这便桥虽窄，可是紧贴水面，只要在它两边搭上浮桥……不过，重要的是，发动群众把住质量关，要能承受住大量车马通过才行。”

李老汉不住点头。把旱烟锅在鞋帮上敲了两下，指着远处小路拐弯的那块地方说：“那么多青石板不能闲搁着。我琢磨，就把它在浮桥底下河水浅的地方垒起来，顶住桥身。我看，用这个土办法，大卡车也过得去。”

金征把拳头砸在手掌上，兴奋地说：“好！咱们马上行动起来。”

不久，村头的大喇叭，山腰的铜钟，学校的电铃，部队的集合号同时响起来。人们带着工具，赶着车马，扛着木料，滚动着空油桶，撑着小船，从四面八方，汇聚到青石河边。

三

夜，繁星满天。

一场紧张的战斗过去了。宽阔，平坦的水上道路，把青石河两岸的车路连结起来。

青石峰的军民，守候在盘山路上，等待着黄土岭车队到来。

老团长金征，仔细检查过山上几处险要路口，便提着风灯走下山岗。

大家亲热地把金征围了起来。在这一天多的战斗中，乔连长和战士们，了解了那面学大寨的红旗是怎样插上青石峰的。现在，大家更热切地要求金团长讲一讲，当年，他是怎样把七连这杆战旗插上青石峰的。

“好。”金征挺干脆地说。

四周，刷地静下来。战士们围坐在那盏风灯旁边。金征清了清喉咙，把手放在盘着的膝盖上，好象在思考怎样开头。

“这段历史，还必须从他开始。”金征开了腔，他朝青石河对面一指：“看！”

所有人的视线，一下转到了山上。只见青石峰的山腰路口，也亮着一盏风灯。灯光照亮了李老汉的身影。他正带着百十名民兵在那里守候、了望。

“李老汉！”乔连长想，“他跟七连这杆战旗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金征加重语气说：“解放战争的胜利，是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胜利。”

战士们静静地听着。

“当时，国民党匪军的咽喉要道，叫咱们卡住了。七连和一些兄弟部队的任务是：切断敌人的退路。就在部队开辟冲锋道路的时候，得到了李老汉——李大川的全力支援。”

“他！”战士们活跃起来。

“那次，我们利用夜雾的掩护，就在眼前这条青石河上，架起一道浮桥。清晨发起冲锋不久，浮桥被敌人拦腰炸断。怎么办？不能犹豫。我们几十个人，急扑到断桥中间，想用身体把浮桥连接起来。但是，敌人的火力一下集中到这里。子弹象一群马蜂飞过来，站在水里的同志接连伤亡了几个，桥，又断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大川，这个祖辈三代贫农的儿子，从担架队里跑到第一线来了。他找来一架长梯，咕咚一声，跳进水里，把长梯一搭。没想到，梯子不够长，又掉进水里。李大川，望着敌人子弹在河心激起的水柱，急红了眼睛。他双手把长梯一举，一头搭在浮桥上，一头举到头顶上。他的肩头挺出水面，象一座耸立的小山！他火急火燎地喊：‘踏住我的肩，冲啊！’一条水上通路，在敌人的火力网下，就这样铺开了。战士们飞快地冲杀过去。突然，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臂，鲜血渗出来。我急忙扑上去想替换他。他，目光盯住我背后，又刷地转向青石峰，对我说了个字：‘旗！’。我回身一看，战旗停在桥上，一个负重伤的战友，正用最后一口气扶着它。我跳上桥，接过旗。

只见李大川早用粗大的手，高高撑起桥面。他象一垛铜墙铁壁，支撑着这条通向胜利的道路……当时，我浑身充满力量，紧握战旗，在机枪掩护下，冲向青石峰……”

金征望着乔连长和战士们说：“你们看，为七连这杆战旗插上青石峰的，只是我这双手吗？不，还有多少双更有力的手，在我背后支持着我。其中，就有李大川那双粗大的手。是他，为七连，铺开了冲锋的道路……后来，七连随大军南下，又遇到过许许多多李大川啊！是他们，摇橹撑船，穿过炮火硝烟，把我们送上大江南岸！是他们，全心全意地支援着我们，把五星红旗，插到祖国最南端的海岛、港湾……

“咱们祖国，究竟有多少李老汉？这是统计不完的。正是他们，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！”

讲到这里，浮桥旁，爆发起热烈的掌声。

老团长金征，提着风灯站起来。灯光照得战旗火红。乔连长凝望着风灯沉思起来。因为他听说过，在那次战斗中，金征的事迹十分生动。但金征竟只字未提。他越发感到：在‘战功’和‘新功’面前，老团长金征的脚步，是始终坚实地走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线上。

四

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

挂在山腰路口的铜钟，突然敲响了。随后，传来李老汉洪亮的喊声：“山上山下注意喽！大队人马到啦——”

“同志们，准备战斗。”金征简短地说。

乔连长打开手电筒，站到浮桥上，发出口令：“各排注意，各就各位！”

回身一看，金征已经提着风灯，朝盘山路险要地段走去。那摇曳的灯光，格外明亮。

装载矿石的马车象一条长河，涌流到青石峰下。马铃声，车轮声，响鞭声，歌声，响彻山谷。

第一辆装运矿石的马车，来到浮桥上。七连的战斗开始了。几十只电筒光，交叉射在桥面上；几十双手，加速了车辆运转；几十双眼睛，盯着浮桥承受压力的情况；几十套工具，准备着应付任何意外。终于，第一辆马车顺利地通过了浮桥。

第二辆，第三辆，第十辆，一百辆……每辆马车，车尾都挂着一盏风灯。这灯光，织成了无边无际的光带，在青石河对岸蜿蜒回旋升腾。霎时间，千百盏灯火，布满了青石峰，照得群山灿烂辉煌。远远望去，仿佛一面面火红的战旗，高高飘扬。

党 委 决 议

张 洪 舜

县委会在第三个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，争论了好一阵子。喝茶的人，水凉了，抽烟的人，火灭了，还是没有统一认识。

正在这当儿，门“吱嘎”一声开了。“嘿，你们的火力好猛啊！”随着话音，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人四十多岁光景，身材魁伟壮实，圆脸黑里透红，两眼深邃有神，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，佩戴着鲜红的帽徽领章。一看就给人一种朴实、爽朗的感觉。

“周书记！”

“老周！”

“……”

正在开会的人们，用自己习惯的称呼，亲切地叫着，一双双手热情地伸了过来。

周川是从省里参加马列著作读书班回来的。学习一结束，他就急急忙忙赶回来了。